

**雙城記**  
**何冀平**

最近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《于是之漫筆》、《于是之家書》兩卷，書不大，裝潢也很一般，但是很有心，很難得，像這樣講述一個表演藝術家的書現在能有多少人看，出版社怕是注定要賠本的。

《于是之漫筆》分為幾部分，第一部分：幼學記事，是于是之自己寫的文章，講述他的出生、成長、參加劇院成為演員，筆調平實誠懇有趣，讀了就放不下；第二部分：一個演員的自白，是他飾演過的角色和排戲過程中的記事，對焦鞠隱導演「心象」說的理解；第三部分：師友雜記，是他的一些短文，記錄師友；第四部分：附錄，是戲劇人寫他們交往的于是之，其中有戲劇家、評論家、作家、明星演員。筆者也有一篇文章《兩株垂柳》，記錄于是之做北京人藝劇本組組長時期，我作為劇本組一員他的下屬，與他相處的一段難忘時光。

現引述其中一小部分如下：作家不用上班，每周學習一次，其實是于是之陪我們聊天兒，那時候，劇本組是比劇院黨委辦公室重要的部門。有時候他們男的去于老師家喝

## 學者演員（之三）

酒，于老師和他老伴曼宜老師就住在劇院四樓，男哥兒們聚會不便帶着我，但是去萃華樓一定有我。離劇院不遠是北京名飯莊「萃華樓」，于老師時不時會在那兒請我們吃一頓，他出錢，因為他掙得多，其實多不了多少，我們心安理得地吃「大戶」。

那時候北京飯館少，吃飯的人多，常常沒有位子，得站在一邊等，我們就推于老師往前站，希望有人能認出這位大演員，給點便利，可惜沒有用。我們訕笑于老師：「你不行，要是劇院某某（當紅女演員）來了，飯盆一伸，一勺子溜肉片兒，一勺子爆兩樣兒！」于是之扁扁嘴，無可奈何地笑笑，講個笑話。說是劉心武去飯館吃飯，別人介紹，這位就是寫《班主任》的，大師傅似懂非懂，哦，哪個學校的班主任呀？劇本組親熱溫馨自在隨意，在于是之當組長期間，幾部經典劇本就在這樣的氣氛中產生出來。

于是之最尊重憐惜筆墨之人，在他為祝賀我創寫《天下第一樓》寫的一篇文章中，最後一句是：「感謝劇作家，這些用筆支撐着劇院的人。」我永誌難忘。

**隨想國興國**

在灼見名家的網站上，看到一篇轉載自佛門網的文章，題目是《參悟而成，大有學問——由「三成」到「參成」》，作者是蕭雪樺。作者把三、三的大寫字叁、和叁同義的參字，寫得很有趣味和意思，讓我也參悟出謙遜的好處。

文章說，作者有位朋友，對粵劇那變化多端的鑼鼓着了迷，尋師學習，鑽研經年，到了可以獨當一面，為粵曲演唱掌板的地步。但他仍然覺得功夫不足，常給大師傅當下手，從而學習到更多技巧。他自言掌握到的功夫最多只有三成，所以找了一塊喜愛的章石，請作者替他刻一枚閑章，刻的字是「貳成」。

式就是三。他真是個謙遜的人，明明功夫了得，還刻個「三成」的章來自勉。

作者也說到在自娛的閑章中，刻意把「貳成」刻成「參成」。參成既是謙遜的三成，亦有參悟而成的意義。作者說，參有研究的意思，

構成的詞有參透、參破、參禪等……作者最後說，由「三」而「參」，大有學問。

參這個字，真的一如文章的作者說的，是大有學問。比如不發參加的參音時，可以讀作人參的參，既是古代中國記錄星空的一個星宿的名字，亦是丹參、紫參、沙參等的中藥用字。廣東話裡，把人綁票後收藏的地方，叫做「參竇」，被綁的人則叫「肉參」。

年輕人使用到參這個字，最多的恐怕是「參加」和「參與」，其次可能是「參雜」和「參差不齊」，用作彈劾的參上一參就比較少了。《水滸傳》有段話說：「此乃禪機隱語，汝宜自參，不可明說。」

這個領悟和琢磨的意思，相信知道用法的人就愈發少了。因為現代的年輕人別說自己參詳道理，就算是長輩學者訓勉的話，都不大去理會不太會去思考，既不懂謙遜，更自以為是，要他們看看印章，領悟一下「參」字的學問，太難太難了。

**古今談**  
**范舉**

4月中旬，超級市場擺滿了榴槤，價格相當懸殊。馬來西亞的貓山王，大約五斤重，每個七百港元。泰國的青尼，每個七磅重，大大個價格為八十元。的確是一分錢一分貨，泰國的青尼，打開之後，因為沒有成熟，顏色都是白色，而且結實，沒有「忌廉」的感覺，既不香甜，也不軟滑。

兩種榴槤相差那麼遠，在於運輸成本。馬來西亞的貓山王，一定要成熟了，才會摘下來，大舉四天之內，就要吃了，否則就會腐爛，不值一文。所以香港看到的貓山王，都一定是從馬來西亞檳城空運過來的。那些「生番薯」一樣的泰國青尼，大概在3月就開始採摘下來，經過二十五天的貨櫃運輸，才到達香港的超級市場。嚴格來說，泰國的榴槤還未到達成熟期。如果想吃像樣一點的青尼，應該等到5月中旬，才會比較成熟，才會冇黃色「忌廉」的感覺。最成熟的時候，應該在6月的第一個星期。

超級市場為了吸引顧客，都會把一些榴槤剖開，向顧客證明這些榴槤已經成熟了，裡面的果肉都是金黃色的。結果，顧客以為榴槤不要先行剖開，都買了連殼的榴槤，這樣比較衛生。

超級市場正正是利用了顧客這種心理，推銷了一些不成熟的榴槤。我的經驗是，如果問店員：「這些榴槤是否已熟透了？」店員一定回答：「回家放一日，就可以吃了。」結果打開，裡面的果肉是輕微黃色，而且不會形成「忌廉」和軟熟。所以一定要等，未到6月中旬，還是忍手為好。

榴槤的品種很多，貓山王、金枕頭、D24……多不勝數。泰國榴槤量多價平，老過早收割再催熟，船運時間較長，由2至5個星期不等，到了香港，才以催熟劑催熟販售，所以，大約十八元一磅的青尼，應



■馬來西亞的貓山王。網上圖片

## 采風

**此山中**  
**鄧達智**

童年上基督教學校，唸聖經；提摩太跟彼得、保羅、瑪利、約翰、馬可、馬太、猶大……同樣，不時出現，直至很久、很久以後，始弄清楚其英文譯名出現之眾，不下上面其他名字：Timothy、Tim。

阿添、阿添之小名，在香港極之普遍，既有本地普遍名字感覺，又是英文名字。

Timothy像不少聖經上的人名、地名來到英文與原來希伯來文偏差頗遠。來到中文，相信百年前以粵音翻譯，反而發音與原文相近。首次遊歷以色列是於年輕求學英國期間，聽着以色列人講以色列、講聖經路撒冷、講伯利恒……跟粵語發音九十個巴仙接近，卻跟英語 Israel、Jerusalem、Bethlehem 相去頗遠。

英國人提摩太，Timothy是我極好朋友，識於廿歲出頭倫敦上課的老日子。倫敦皇家音樂學院畢業後，在維也納音樂學院，那年回倫敦，準備一年後前往奧地利樂聖莫扎特故鄉薩爾斯堡的莫扎特音樂學院，與法籍大提琴手未婚妻一起執教職；那一年我們認識，吸收

## 摯友提摩太

我：先從優質英語發音，英國人說英語口音繁多，雖然今天後生一代特意說道地倫敦市井口音，例如 Cockney，一些電視頻道也以街頭口音為節目噱頭，在下寧選女皇英語、牛劍口音。自小唸書於西敏公學，另加家庭背景影響，提摩太的英語讓你聽一夜不累；不過，除非特別交好的朋友，他的溝通寧願選鋼琴。

那年告別歐洲回流前，特意坐一日一夜火車（英倫海峽未有隧道，TGV 高速火車未普遍之前）前往不論喜歡電影的發燒友還是看電影喜歡程度一般、過去五十年不斷重映的金像電影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（Sound of the Music）故事出處及電影外景拍攝地點薩爾斯堡，探望提摩太與瑪利安，過了一段沒齒難忘的友誼歡樂時光……（持續）



■提摩太 作者提供

# 我所親歷的「文化沙漠」

在一次文友聚會上，有一位「見多識廣」的80後學者很不客氣地談他的香港觀感。他說：「香港嘛，經濟確實很繁榮，但文化事業卻難成氣候，是有名的『文化沙漠』……」我一聽這「高論」，先是感到吃驚，繼而感到可笑。

因為我也曾到過香港，對香港的文化略知一二，因而不以為然地說：「把香港說成『文化沙漠』，恐怕既不符合事實，也沒有什麼根據。」這年輕學者一聽，很不服氣：「怎麼沒有根據？1927年魯迅先生在香港演講，就說過『文化沙漠』的話。」我一看這人挺「牛」，也毫不客氣地反駁道：「就算魯迅先生真的說過，那也是上百年前的老黃曆了，豈能適應於當今？要說當今的香港文化，我倒很贊同對香港很了解的作家陳冠中的一句話。他在2013年接受媒體採訪時，曾經直言：『說香港是文化沙漠，其實反映了他的無知！』這恐怕不是無稽之談吧？」年輕學者一聽，一時啞口無言。

我看這局面有些尷尬，便放緩語氣說：「其實這也難怪，我們對香港文化都知之不多。尤其年輕人都沒見過真正的『文化沙漠』。而我，因比你們年長，不但見過，還親身經歷過……」於是，我便講起當年我所親身經歷的「文化沙漠」來……對於真正的「文化沙漠」，凡經歷過「文化大革命」的人，大概都不陌生。有人用「八個樣板戲」、一個作家（即寫出小說《艷陽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的浩然）來形容當時全國的文化狀況，儘管有些誇大，但卻基本符合事實。

上世紀70年代末，「四人幫」剛粉碎不久。雖然黨中央撥亂反正，不斷肅清「四人幫」在各條戰線上的流毒，但積重難返，百廢待興，文革所造成的「文化沙漠」面貌仍未徹底改變。當時，我在濟南的一家出版部門工作，跟濟南新華書店在一個樓上辦公。辦公樓的一二兩層，是書店的門市部。透過這一文化窗口，可以清楚地看到「文化沙漠」的一角；而這裡發生的一切，又都是「文化沙漠」的組成部分，也可謂全國文化的一個縮影。

那時的書店都是國營的，一個城市只有一家新華書店，下面每個區再設一個分店。儘管我們樓下的書店最大，但出售的圖書種類和數量都少得可憐。記得一樓門市部兩面靠牆的書架上，除了醒目地擺着各種《毛澤東

選集》和《毛主席語錄》外，別的书很少。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彩色塑料封面的八個樣板戲結集，隨意而又驕傲地佔據着各處的空間；而小說類只有「一個作家」浩然的《艷陽天》和《金光大道》還堂而皇之地擺上櫃枱，孤立中更顯出與眾不同的身份。二樓主要是賣畫，但稱得上藝術的畫作一幅也見不到，牆上掛的，櫃枱裡擺的，除了紅底黃字的大幅毛主席語錄標語外，就是八個樣板戲的彩色劇照。別的还有什麼？我至今搜索枯腸也想不起來。

正因為當時各種圖書遭禁，許多青年人想讀書卻無書可讀，因而知識貧乏，頭腦簡單，有時難免鬧出一些「關公戰秦瓊」之類的笑話。記得有一位青年，聽人講過孫悟空的故事後，想買套《西遊記》來看，但到處都買不到。百般無奈，他靈機一動，便寫信向該書作者求助。因不知道作者地址，便寄到書店代轉，收信人赫然寫着「吳承恩同志收」，這位天真的讀者還不知道，吳老先生已在地宮裡躺了400多年，天大的本事也沒法給他簽名贈書啊！還有一位青年，到書店買蘇聯小說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，年輕的營業員一聽書名，就自以為是地說：「煉鋼鐵的書啊？你走錯門了，到科技門市部去買吧。」

一個書店的營業員，竟然還不知道這是本有名的蘇聯小說。不僅如此，有的讀者到書店買書，買不到不說，有時還會受到知識淺薄的營業員的嘲弄。有這樣一件事讓人哭笑不得：有一位讀者到書店想買一部《紅樓夢》，年輕的營業員一聽，就教訓他說：「什麼紅樓夢白樓夢的，好好讀讀『紅寶書』（指毛主席著作）就行了，別淨做白日夢了。」那讀者一臉困惑地反問道：「你不知道『四大名著』嗎？」營業員更加不屑地答道，「我們這裡只有『三大名著』：《為人民服務》、《紀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。『紅寶書』中都有，背部背得出來！」這種事在今天聽起來十分荒唐可笑，但在當時並不稀奇，因沒文化而鬧出的笑話比比皆是。

或許人們要問，為何當時書荒如此嚴重？據說這是為了清除「封、資、修」的流毒，「防修」、「防變」。如果群眾書讀多了，思想就會「中毒」，靈魂就會「變修」，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就要改變「顏色」。因此，除了《毛選》和馬列著作外，大部分書

由於我在一星期前曾驗過血，所以我向她查詢報告。她查看電腦記錄，說其中一項指數因為我吃了藥而重返正常，其餘一切正常。到底所謂「其餘」一切正常的「其餘」實際是什麼，她沒有告訴我。我亦因為另一位醫生在三個月前要我照了X光，所以我再請她告訴我檢查結果。她對於我這個要求開始表現不太自然，只是在看了電腦內的報告便以「退化」二字回答。到底是我的身體哪部分退化呢？她沒有解釋。既然她是醫生，又說我身體有毛病，是否應該主動提出醫治的方案呢？我甚至認為她是應該先看我的病歷，然後主動將我在政府醫院或健康中心檢查的報告告訴我，而不是要我逐項向她查詢。我認為我的要求並不過分，因為之前的醫生都是這樣做，是健康院的慣常做法。她既然沒有捧着醫者父母心的態度來照顧我這名「退化」的病人，我惟有自己開聲問她跟着應該如何是好。她吸了口氣，勉為其難地回應說：

## 娛樂圈人在人情在

這句台詞我們常遇到！什麼行業，什麼人事也會指在位時多會得着尊重及支持，但不在位時便好像一文不值，所有曾經倚着你的人也赫然離開你！真的是人情冷暖即刻感受到。

而我在2006年及2016年親身體驗過、傷心過、且兩次都是在我工作中遇到！話說2006年某一個開心啤酒節中，我老闆告訴我他將失勢，被降職，所以我們一群支持他的DJ也相繼失守，原因只因我老闆敗於信任了一個反骨DJ而成為political失敗者。我當時也算是老闆的左右手，當然也第一時間被打到地獄，由做大節目即被降去做交通報道員。

由每個同事平常的打招呼變成在走廊見到我也調頭走開，因為怕高層看見和我招手也會被罰，當時得令的反骨DJ及高層因為不能因辦公室政治而炒人，只能每日用任何一個（侮辱）方式壓力迫我走，方法包括：每天叫我做一些低級工作，服務本身是Junior DJ的同事，更用難聽說話盡量令我難受而迫我辭職，甚至乎迫其他同事要提出炒我！最恐怖的是，有些DJ同事在我報交通時也用說話及眼神讓我難過，當年我每天回到家也傷心痛哭，但因為我太熱愛做主持工作所以惟有死頂！

而最過分的一次便是在工作上斷我收入，我們DJ收入來源主要靠做活動主持為主，平常公司會給我們平均分配公司的event Mc job，但當我失勢後，就算有sales堅持用我，那個反骨DJ及高層也不許我接，有心斷我米路。所以在那一年整整受到人在人情在的感覺，但總是有生機，也有一些好前輩及好DJ默默支持我，出口相助令我在失勢時保住飯碗。在此要感謝家燕姐、Bob及sales Florence，他們沒有在我失勢時孤立我，更出手相助，這令我一世感激！

好在10個月的失勢後，因為反骨的人令生意大跌，更高層次的人便請我老闆回巢，我才有機會返回正軌，再珍惜我做DJ的工作！但好景不常，不喜歡我老闆的人永遠不想我們快樂。到2016年更發動更大型的政治問題，令我們深感遺憾！

今次我先分享這段經歷，待下兩期我會再分享2016年死在辦公室政治下的人在人情在經歷！



■感謝家燕姐出手相助。 作者提供

## 看症記（一）

「那麼我給你寫轉介信做物理治療。」她肯提出治療方案，我也有禮貌地謝謝她。

我為了不想阻礙她將資料輸入電腦，便等她完成輸入工作後才跟她說另一件事情：「我有一個檢查已經拖延很久，必須在短時間內去做。我願意自費在外邊的私人化驗所做檢查，但需要你的轉介信，可否麻煩你給我寫？」沒料到女醫生立即向我怒目相向，然後將剛打印出來的文件拍在桌上，說：「你這樣做法，豈不是要我再從頭替你辦事？你知不知道根據政府規定，我只可以花五分鐘為每名病人看症，你那五分鐘只是足夠你看你的舊症而已。」

她的反應和回答令我嚇了一跳。她只是看了我在量血壓房打印出來的血壓度數，然後將資料輸入電腦，再將跟之前一樣的藥單輸入，打印出來給我而已，難道這樣就已是盡了她的職責？若一名醫生的職務只是如此，似乎政府醫院只需聘請一名電腦輸入員便已足夠應付「看症」的工作。